

〔美〕伯特·赫希菲尔德 著
黄渊渊 蒋卓民 译

黑市里的尤因家族



甘肃人民出版社

〔美〕 伯特·赫希菲尔德 著

尤因家族的黑幕

黄洲湘 蒋卓民 译

责任编辑：李民发

封面设计：郭宝林

版式设计：陈安庆

尤因家族的黑幕

黄渊渊 蒋卓民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 字数230,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80

书号：10096·419 定价：1.75元

夕阳从得克萨斯州的西天下落，夜幕笼罩了整个达拉斯城。大街两旁的饭馆里，黄昏的鸡尾酒宴在一、两声沙哑的叫喊中结束了。劳工们偶尔发出醉后的抱怨声，走出饭馆，驾车驶向装有空调的郊外住宅。在那里，有些人还能吃上等夜餐，有些人则只能在电视机前随便吃些冷盆点心，消磨这凄凉寂静的夜晚。达拉斯的大街小巷象一口抽干了的枯井那样空空洞洞，雷尤宁高塔顶上的餐厅慢慢地旋转着，闪烁着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光谱图案，几英里方圆都能看到它四射的光芒。

但是，这座光芒闪烁的高塔并没有引起杰·阿尔·尤因的注目。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早已成为达拉斯豪华都市景色的一角。宛若受到条件反射一样，他一见到尤因大厦就把默西兹轿车开向路边，在大厦前面停下车来。这时，大楼里几乎是一团漆黑，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为了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只有楼梯井的防火箱和每层大楼的主要过道现在还亮着灯。

杰·阿尔穿过宽阔的广场，急急忙忙闯进大楼。他的大楼，他得意地想着。说得更确切些，总有那么一天，这大楼会归他所有，除了那幢尤因大厦，尤因家族的每份利息和投资，尤因石油公司，萨斯福克牧场……这一切都得归他个人

所有了。他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沾沾自喜、但带有些生硬的微笑。“杰·阿尔·尤因是一个大人物，”他自言自语地说，

“经过了艰难险阻、风雨飘摇的旅程，他一天天地成为越来越强大的人物，实力也一天比一天雄厚了。尽管命运已注定如此，生活中的严酷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然而，还有些不识时务者却执迷不悟，他们还不会善罢甘休。唉！确实，他们还会继续无视命运和现实。”

他迈步穿过大理石玻璃门厅。在夜间登记台旁，他发现当晚值勤的保安人员不在岗位上。是到别处偷偷抽烟去了，还是在某个办公室里打瞌睡呢？杰·阿尔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要警告这个严重失职者，并把他解雇辞掉。他指望尤因企业的所有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得高效率地工作，对工作都得高度负责，自觉承担义务，并且忠心耿耿。杰·阿尔对他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他乘电梯上楼。接待大厅里静悄悄的，空空荡荡，白日里打字机的咔嚓声听不到了，女性噙噙喳喳的谈笑声早已荡然无存了。在这寂静中仿佛蕴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兆，好象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似的。他感受到某种隐约的热望，不知不觉地经历了一次欲望的转折。这时，他突然渴望见到一张温柔的笑脸，听到一句和蔼的话语。

所有的人都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某种荒唐的感情，这真是一种愚蠢的弱点。但生活使杰·阿尔·尤因能中止或解除这种感情，能随时拒之于千里之外。

他一走进私人办公室，就把白色墨西哥帽子抛到椅子上，把公文夹放到写字台上，小心翼翼地从中抽出所需要的文件。接着，他就坐下来开始阅读。过了一会儿，他皱起了

眉头，不相信地直摇头。他可不是一个能长期容忍错误的人，别人对他的背信弃义，他一刻也不能宽容。他又看了一遍最后的一段文字。“对有些人，”他自言自语地说，“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可。”

他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那张英俊、温和而又有点不可思议的脸上毫无表情，无懈可击。陌生人可能会把他看作是一个温柔、平易近人的人。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就象一根抛光了的钢棍那样，既强硬又矜持，除非他自己的利益处于危急之中，又无可奈何时。在达拉斯，有许多人都认为他除了个人利益和寻欢作乐外，简直没有其他的兴趣和爱好，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会反对。

杰·阿尔走近餐柜，倒了一杯威士忌酒，加上一些冰块。对他来说，夜间单独在办公室里，并不是不寻常的。然而好象他犯了什么特大的错误，要失去什么似的，总感到烦躁不安。他把桌上的文件又扫了一眼，那是明天早晨要处理的事情。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打个电话，一次简短的会谈——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心神不安的情绪又涌现出来了，紧接着是一种感觉上的渴望。他踌躇了一下，就抓起电话听筒，拨了个号码。电话铃响了十多次，还没人接。真他妈的倒霉！这个女人到哪里去了？他核对了一下手表。她一定又在外边东游西逛，设法使自己接触、适应每一个惯于谄媚奉承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咳，见鬼，杰·阿尔对此倒无所谓。他只要不白花钱，不白花功夫，只要能得到他应享受的艳福就行。他“砰”地一声扔下电话听筒，把杯里剩下的威士忌酒一饮而尽。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写字台右边底部的那只

抽屉，取出一包信件，开始读起来，边读边把信件的内容与写字台上那份报告的内容作一番比较。几分钟后，那种倔强自得的笑容又呈现在他的嘴角上。他又来了一杯酒，再次试拨那个电话号码，但仍然没有人回答。他查了一下地址簿，拨了另一个号码。一个女性接了电话。

“我是杰·阿尔·尤因。”

“哦，你好，杰·阿尔。”

“我在办公室。你为什么不驾车到这里来喝杯酒，让我们共同享受一下诱人的得克萨斯式爱情呢？”

她踌躇了一下说：“恐怕今晚不可能来了，杰·阿尔，我已有别的计划。”

“原来如此。”他冷淡地说，“我知道你和谁在一起。”

“杰·阿尔，我们都可以各有各的私生活，这可是我们在密约上说明的呀。”

他不得不低声细语地说：“对，亲爱的，再见。”他挂掉了电话，又去斟上一杯酒。这次，他把酒瓶一起拿到写字台上来了。

电话铃响了，他抓起听筒。“是杰·阿尔·尤因……”

电话里一阵静默，接着，电话断了线。

“该死的！”他大声说，“再没有人象这样毫无礼貌的了，就这样把电话挂了，也不表示歉意，给我到阴曹地府去吊死吧！甚至连‘拨错号码’也不吭一声。现在的世道坏透了。”

威士忌喝得越多，他越是烦躁不安。但他还是一股劲地喝那琥珀色的烈酒。他又拨了第一次的电话号码，还是没人

理睬。他坐回到椅子上，双眼凝视着天花板。该死的，他们从未想到过杰·阿尔·尤因是人类，是一个男子，他也有感情、欲望、需求，也会感到孤单。是的，见鬼，是孤单，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当他需要有人陪伴时，当他渴望着某种伙伴关系和钟爱时，渴望有人来帮他驱除心头的恐惧和不安安全感时，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几乎大声笑了出来。他究竟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底有什么能使他感到有危险呢？一个温柔的声音从办公室外面传来，使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嗨！是谁！有人在外边吗？”

没有人回答。他扑通一下跌倒在椅子上。天哪，象他这样有名气的大人物，人们会认为，当他使唤别人时，他们早会一呼百应了。人们会认为，为了讨他欢心和满足他的欲望，他们会露骨地急于向他大献殷勤。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唉，就那样吧！杰·阿尔·尤因知道怎样来对付突然变化的事态，怎样见风使舵、化险为夷。这比起养奶牛来没有什么区别。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上吧，你所必须做的，是要记住这些奶牛是牲畜，是吓唬人的，但又不是蠢家伙，它们也一定知道你不会给它们什么好处的。专心致力于你的事业吧，你会感到舒坦的。既然她们抽不出空来作陪，那就暂且听其自然吧，先生。刚才那声音又响了。一定是那位保安员在周围巡逻吧，要不然就是他的一种幻觉了。

“杰·阿尔·尤因在这里呐！”他提高嗓子说，“有什么事吗？”又没有人回答。他伸手拿起酒杯，但已空了。他正要再斟一杯酒时，突然办公室外面传来了一声清晰的声

音。该死的，有人在门外。他大步流星跨过长毛绒的地毯，推开了门。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他瞧见一条影子在晃动。

“你呆在这里干什么？”他气愤地问。回答他的仅仅是两声枪响，在空虚的办公室里回荡。

杰·阿尔感到好象有一辆飞驰的火车闯进了他的胸膛，把他轧成两半，把他抛进一个极度痛苦和恐怖的深渊。他摔倒在地板上，世界把他吸进一只深奥莫测的并富有弹性的嚔囊里，他无法从中逃脱掉了。

剩下的仅是无止境的寂静和永恒的黑夜。

第一章

尤因家族的今天

— 1 —

三、四个星期前的一天，夕阳西沉，慢慢地和萨斯福克牧场吻合了。乔克和埃利·尤因坐在他们牧场的围院里，在温柔的微风中好不自在。乔克是个大人物，一头长而细密的白发披盖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他在擦着自己那双流行的长筒靴，那双铿锵有力的手内行地捏着穿旧了的皮靴，手指熟练地上下擦着，不加任何思考。

他的妻子紧挨他坐着，全神贯注地在看书。她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那双晶莹发亮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困惑的神情。一般认为埃利小姐——乔克一直是这样称呼她的——不是在五十七号街纽约市美术馆里的主妇，或是旧金山剧团的演员那类人，就是得克萨斯州最大农场主的太太那类人。但要是仔细观察一下埃利小姐的匀称大方的面容，就不难发现她是一个性格坚强而带有某种艰难经历所形成的漂亮和潇洒风度的女人，一个有毅力的勇敢的，在生活即将把她抛弃，而她能够有从容处置本领的女人。

她抬起头来对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乔克？”

他继续擦着靴子。“不用了，埃利小姐。”

她笑了。“你老是这么说，我亲爱的。但那可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好为你做呀。”

他窥视着她的脸庞，那双平原人老谋深算的眼睛眯缝着，但充满着温情。“我爱你，埃利小姐。”

她嫣然一笑。而他又埋头擦起靴子来。

几分钟后，杰·阿尔回来了。他开着默西兹轿车绕到车库旁停下来。接着，他径直往围院走去，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有人评论杰·阿尔，说他笑时只是嘴在笑，而他的眼睛却从未有过笑意；甚至，在他双亲面前，在萨斯福克牧场这个安全场所，他那双眼睛也顾不上表露一丝笑意，而是一个劲地向四周搜索，好象要使自己确信着实没有敌人在旁窥视似的。

“亲人们，晚上好！”他向父母问候。

乔克皱了皱眉头回答道：“晚上好，杰·阿尔。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吗？我是说，你有什么事想告诉我吗？”

“嗯，爸爸，你打算什么时候才给我放权松绑，开始信任我呢？”

“只要你向我讲明你要权的理由，我就给。”

杰·阿尔双眼显得无精打采，刚要开始说明，却看到了母亲脸上略带着警告的神色。他机械地露出了笑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庭院的桌子上，“啪”地一声打开锁，从中掏出了一扎业务文件。

“也许，这可以说明原由，爸爸。”

乔克接过文件，翻阅了一下。“这些是什么？”

“今天，为了亚洲租约向银行借的贷款全部用美元还清

了。萨斯福克牧场自由了，不再是抵押品了。”

乔克不露声色，对那些文件又仔细审阅了一番。

杰·阿尔失望了。“爸，你难道不高兴吗？”他这时所急于企求的不是别的，而是父亲对他明确的赞许。而乔克很少用语言或手势来表示自己的感情，他刻板，严厉，要求别人每天都得干好工作。要是有人工作稍有疏忽，就会立即受到他的指责；反之，却又迟迟得不到他的称赞。“萨斯福克牧场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危险了。”杰·阿尔强调道。

乔克含糊地咕哝了一声：“是博比和你一起去银行的吗？”

“是的，先生，他和我一起去的。”杰·阿尔真想大声诅咒父亲，真想为自己向父亲索回已经给了弟弟博比的一些利益和宠爱。然而，他还是以平常的声音继续往下说，“所有事情都是公开解决的，先生。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他很冲动，好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冲着父亲说，

“真见鬼，爸爸，难道你竟一点也不为我感到自豪吗？那些亚洲租约已经使尤因石油公司成为美国最富的独立经营的企业之一了。”

“犯不着在你母亲面前诅神咒鬼的。”乔克说。

“好啦，乔克……”埃及小姐插话道。

乔克的双眼一直盯着杰·阿尔。“孩子，我不可能忘掉在过去那风云变幻的交易里，是你差点儿输掉整个萨斯福克牧场。”

“那是我过去的事，爸。我已吸取了这个严峻的教训，决不再冒险，决不再把尤因石油公司或者萨斯福克牧场当作赌注，让它们濒临险境。我发誓……”

“好吧，孩子，你要象刚才那样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要记住你的誓言，我会为你高兴的。”

杰·阿尔迸发出一阵高兴而自傲的笑声。“亲人们，我不妨告诉你们：我喜欢看着金钱似水滚滚而来，喜欢听到那些卡特儿的首脑们为了一个行动，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发出的恳求声。”

“你对他们公平吗，杰·阿尔？”埃利小姐平静地说。

“很公平！你听我说，妈妈。原先我向他们贷款时，要是他们信得过我，肯提供那笔贷款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把萨福克牧场抵押出去。你们应该看到，爸爸，他们端坐着活象一群讨食的饿狗。”

乔克咧嘴一笑，这是一种商人特有的笑。“我可不会对你有所责备。不过事情决不会按你所想的那样发展下去，特别是当别人对你成功的想法都不能容忍时，更是如此。”他立起身来，背稍有点驼，但仍然高大强壮，具有户外作业人的那种体魄。“到里边去吧，孩子，我请你喝一杯……”

那天夜餐之后，一家人都聚集在起居室里。帕姆·尤因独自站在一旁，深思着。她，一头铜色的头发，一张略带异国风度的脸庞，是一位漂亮得惊人的少妇。埃利小姐看到儿媳离群独处，就平淡地对她说：“唉呀，帕姆，我忘了告诉你，哈里森·佩奇今天给你打过电话。”

“谢谢，埃利小姐。”

“他有什么事？”博比说。博比比哥哥杰·阿尔年轻几岁，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副结实的身板，俨然是一个大自然之子，轻松自在，信心百倍，自强

不息，能适应任何环境。博比过去就怀疑年轻妻子的才智，可她却仍想继续工作下去，而她的雇主白天打来的电话更增加了他的怀疑。但是他对帕姆的感情却是真挚和深沉的，在过去任何时候，只要有这种可能，他总是支持她去工作的。而将来，他也会继续这样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消除自己的怀疑。

帕姆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膀，她想：“他去回我的那个电话的，今天我没去工作，我得说明一下……”

“你上哪里去了？”博比说，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烦恼。

“到公墓去了。”

博比紧闭着双唇。帕姆的父亲迪格·巴恩斯之死对她的打击比他预料的要大得多。嘿，过了这么一段时期，他倒要开始担忧了。

站在起居室餐柜旁的是杰·阿尔的妻子休·埃伦。她手握酒杯，天使般的笑容布满那漂亮的脸蛋，站在那里好象在等候讨厌的来客似的。这个来客却是杰·阿尔本人，他顺手抓起一瓶白兰地，高高地把它举起。

“你晚饭没有吃多少东西呀，休·埃伦。”

“我并不饿，杰·阿尔。”

“我猜想，你是要从这类酒中获取你所需的全部营养了，亲爱的。”

她把手中的酒杯递给他。“那纯粹是软饮汽水，如果你想检查一下的话就会明白我不是在撒谎。”

“那没有必要了。”埃利小姐插话说。

杰·阿尔作了个怪相。“亲爱的，我想知道的是在别的

时间里，从其他玻璃杯里你喝的是什么？”

博比说：“不要再多罗嗦了，杰·阿尔。”

杰·阿尔感到自己对博比不能容忍的抵触情绪又陡然而起。由于种种他也揣摩不透的原因，他没能也不愿意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你说什么？”

“我说，不要再说下去了。你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

杰·阿尔咬着牙，尖刻地说：“哼，博比，你难道不知道根治酗酒的第一步是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正在千方百计帮助我这个亲爱的妻子，想让她说一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该死的酒鬼！”

十八岁的露西是个娇小的金发碧眼女郎。这时，她活跃好动，眼睛里闪烁着大胆而诱人的光芒。她向杰·阿尔提出了质问：“为什么休·埃伦就该承认这些呢？而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杰·阿尔冷冷地盯了侄女好一会儿。露西是他那好长时期就已离开萨斯福克的二弟加里的孩子。“露西，”他审慎地说，“这是我和休·埃伦之间的事。”

“你在全家人的面前攻击她时，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博比说，“那也就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了。”

杰·阿尔把注意力转移到弟弟身上。“我说，现在你妻子的许多问题就够你忙的了，不要管休·埃伦了。”

“不要欺人太甚，杰·阿尔……”

杰·阿尔继续往下说，根本就不理睬博比提出的警告，也不顾母亲的反对和父亲粗暴的劝阻。

“你妻子在堕落了，博比，慢慢地堕落下去，但却是确

确实实的。除你之外，人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人人都该责备她，但情况就是这样。迪格·巴恩斯，那个废物，她那个亲爱的老爹、混蛋，那块人类的腐肉，根本就不是她的亲人。人人都知道她的亲爹是一个骑马的流浪汉，名叫哈奇·麦克金尼，是个贼。而她妈妈是妓女——”

帕姆气喘吁吁从房里跑了出去。博比承受了杰·阿尔蓄意打击他妻子所造成的极度痛苦。他不顾一切举起酒杯向哥哥掷去，但没击中，杯子掷在壁炉架上，撞得粉碎。他毫不踌躇向前猛冲，敏捷地挥起右手，给了杰·阿尔一记耳光，打得他向后直退。博比穷追猛打，还是乔克，最终把他们分开了。在他的强行阻止下，终于平息了这场恶斗。

“你俩都给我站在那里别动。这里是你们父母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家，不是酒吧间。要是下次再争吵打架，非得把你们撵出去不可。我还不至于老得不能把你们撵走。现在，博比，你回屋去，听到了吗？你，杰·阿尔，不许再乱说了，你听清楚了吗？”

“是的，先生。”杰·阿尔说着，摸了一下发肿的脸颊。

休·埃伦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
“看来，杰·阿尔，这时，好象是你需要喝上一杯了……”

杰·阿尔抑制着滑到嘴边的咒骂，风似地冲出起居室，跑出屋子。

博比在寝室里找到了帕姆。她坐在床上，痴呆呆地凝视着空中。他把她搂在怀里，她也紧贴着他，好象要从他那里吸取一种力量，一种循环流动于他全身的汹涌澎湃的生命力。

“哦，博比，杰·阿尔说得对吗？我正在变坏吗？”

“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我感到太孤单了，心情也太紊乱了。”

“你父亲死了，那是个巨大的损失。你受到了打击。要是处在你的处境里，人人都会这样的。”

“但迪格不是我的爸爸。哈奇·麦克金尼，几天之前，这个名字还与我毫无关系。现在，我应该相信他是我的父亲。一个被枪决的恶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从来不知道……”

“迪格是你的爸爸，他把你和你哥克利夫拉扯成人，这样的人就是父亲。”

“他们说妈妈死了……但我记不清了。在我爸爸的遗物里有一块表，里面有一张陈旧了的女人照片。这照片上女人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她一样已模模糊糊了。我要查明她的下落，博比。”

“现在查明与否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心里没有什么底似的。如果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或我的母亲是谁，那我怎么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呢？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人家了。”

“你属于我这里的人，帕姆。你是我的妻子，我爱你。”

虽然，她听到了这些话，但她没有任何表示。“我必须知道，”她说，好象自言自语似的，“我必须……”

— 2 —

克莉斯汀·谢泼德住的一套公寓房是属于尤因石油公司